



彰善曰孫子兵法曰兵間拙速未睹王久陳琳賦曰蚩蚩益
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蚩蚩皆謙
詞也效乎也實惡鄙小彰露也
臨啓慙惡六女罔識所

寘音直子前也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善曰蕭子顯齊書卞彬字士蔚官

至級建太守卒濟陰卞錄卞望之承領中除著作郎蘇峻林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破甲赴

真忍切肝休于切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五臣本無賜字
脩理臣卞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

壺墳坐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

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善曰王隱晉書述壺及二子死獨士能場聞而歎曰

父為忠臣子為孝于忠孝之道幸於一門可謂賢哉

廣曰名教中自有象地卞子朝論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

善曰猶稱也昧不明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軫肝死父難也

良曰名教謂當將士大夫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微士羸場

而年世習遷孤衣淪寒

謂淪沉也言年代遷場後嗣

孤弱而

尤寒

哀歌

善曰卞子新論雍州周以琴兒子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新墓生荆棘彼免空其非燕兒投堅鄭觸而

歌其上也

同日言壺某摧殘若此也表右表也蕪艾

也丘墳也孤兔穴其中童曰牧豎登其上也

慨自辰日月纏迫

善曰列公發體五言中郎詩曰感傷

速也因此

而增歎

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

善曰杜預左傳序弘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宣祖業仲長子昌言弘之

于教義說施聖王有德施惠非求
報於百姓也 濟日弘大宣不顯言盡言定晉立而梁武大示
致義故脩理之非求功

盡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善言春秋元命包曰文王積善明禱之說列... 論語周任有
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列世世滅也陳力謂入
左氏傳凡諸侯歸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良日
是厚也言盡言定晉立而梁武大示

樵蘇之刑遠派於皇代
互臣本作休善曰戰國策類
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

有去柳下惠者五十步笑其罪死不赦 銳 臣亦何人
曰此刑久絕今天子施靈之墓是遠加此代

敢謝斯幸 向日非分而得謂之不任悲荷之至謹奉
李言非身則非謂

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善曰 劉瓛梁朝助為
尚書散中郎父為太傅

居後不知鹽味冬口單衫盧于墓側齊明作
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驛騎記室再三固辭帝
見其辭切亦不
能奪 韓同注

任彦升

昉啓 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 必啓歸許庶諒窮款
君撰者因而錄之

奉被還自未垂祭祭 良口諒信也敬心也
還言謂未許其歸 悼心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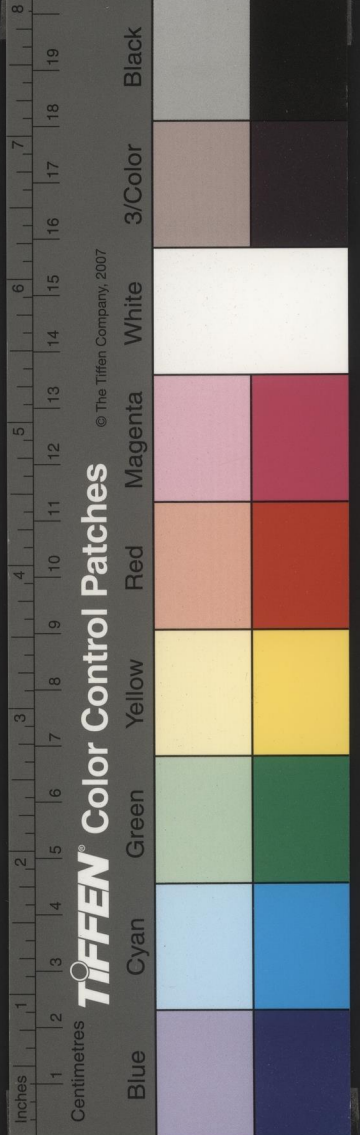
泣血待旦 善曰左氏傳楚遂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
圖 毛詩思泣血 尚書坐以待旦 銳曰

言宏感深悼傷 昉 善本作 於品庶示均銘造 善曰鵬鳥
也失圖荒迷也 君 善曰鵬鳥

每生春頰篇曰鎔炭所以行銷鐵也 向日鎔造造化
所鑄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一物 于

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善曰論語
子曰張學

干祿言已之所陳但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
向日于祿榮寵自拔擢於衆其損禮教不堪關於視聽者諱



也所不忍言具陳茲啓

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公羊傳曰謂之耕

官不忍言也

盼

善本作君字

往從末官祿不代耕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

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農

昏之半

善曰禮記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吉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禮記凡為人子之

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良曰甘旨飲食晨昏定省由飢寒限役廢農其半

同過隙

善曰孝經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

子三年之喪二月五月而畢若馳之過隙然而遂

之則是無窮

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

凡筵之慕幾何

可憑

善曰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椽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

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左傳人壽幾何向且奠酌外不

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左傳人壽幾何向且奠酌外不

親如在安寄是暮暮寂寥聞覓若無主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喪所

禮如神在

謂為日聞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

論語五言不與祭又祭

王隱晉書傅咸遭繼母憂上書曰成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

祭無主翰曰奠酌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

所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

寂寞無祭主矣間空也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

多喻善曰呂安答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也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

宇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嚴命

善曰孟子曰沛然下雨

是知孝治所被爰

至無心

善曰善曰孝經昔者明王之

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

也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

錫類所及匪徒

教義善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

及人非徒以教義為化也

不任朋迫

翰同善注

教義

善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

翰同善注

不任朋迫

翰同善注

翰同善注

翰同善注

翰同善注

翰同善注

翰同善注

翰同善注

翰同善注



尺無却一十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緩漢書曰廷尉
王恢追撓當斬音義曰遠曲行避敵也撓願望也 鏡曰八

尺曰踞 餘同注 至乃趙毋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

已輕 善曰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毋上書曰括不可
使將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毋曰王終遺之即有不

稱妾侍無坐平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
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也 向曰括果敗而毋不坐故云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
深識已輕言輕於常法 餘文同

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 善本作斯在字 善曰魏
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千

外面家受罪於內也漢書唐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
新序曰臣傷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氏有逆天之

道者罪死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德勳儉
儉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成陵

鄭伯曰彼彼承事卑視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

於鑿王師又曰薄伐獫狁至三大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
向風靡 翰曰檀從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謂梁軍也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善曰由尚書曰海岱及淮諸
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捷

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濟曰淮
徐河兗皆屬梁地也捷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 東

關無一戰之勞涂 音途善本 中罕千金之費 善曰
吳曆

曰諸葛恪作東閣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
軍登陽縣郡圍經曰東閣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荊楚澤曰

白起一戰擊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
伏滔北征記金城西新日塗潤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

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 良曰言破敵之
易東關塗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善曰范約宋書曰宋世分鄂
州為同州也 號曰司部司

州也懸隔 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 五臣本 月 善曰
杜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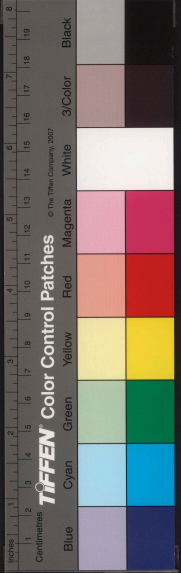
去都遠也 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
介待楚秦憑憑陵擊邑也 回曰憑陵依據也 故司州刺

介待楚秦憑憑陵擊邑也 回曰憑陵依據也 故司州刺

介待楚秦憑憑陵擊邑也 回曰憑陵依據也 故司州刺

介待楚秦憑憑陵擊邑也 回曰憑陵依據也 故司州刺

介待楚秦憑憑陵擊邑也 回曰憑陵依據也 故司州刺



史恭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猶善本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善曰劉璠梁

年司州刺史漢壽恭伯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

猶自方戰守城數日不離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

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樹一夜城頽壯

士猶不降及城陷垂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也潘安仁汧

馬督誅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汧馬督誅

大將平賊曰臨危奮節保救全城諡曰守死善道

記曰驍騎將軍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

敦淮清仍執醜虜 翰曰數也餘文同 方之居延則

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恭亡善曰漢書

驍騎將軍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

匈奴後漢書曰耿恭守節為成已校尉恭以驍勒城

傍有窟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

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武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

漢得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高史士禱有飛泉

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曰言恭道恭

於守耿之厥 若使郢部救兵徵接聲援則單于

之首久懸北闕善曰衛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

漢書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

首懸之北闕也 銳曰單于後魏主也 豈直受降可築

涉安啓上而已哉善曰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

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 尚書曰建邦啓土 一向曰漢武帝

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

降是謂開 寔由郢州刺史景宗受命致罰善本

夷狄之士 字不時言邁善曰言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

風靡 毛詩曰還車言邁 翰曰受命不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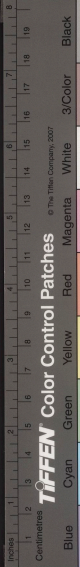
行故使蜩蛄結蟻聚水草有依善曰漢書賈詡曰高

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神武等蟻聚為寇 漢書曰後仇虜

藹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 良曰言景宗絕魏兵使如蟬蟻

之結聚而方復檝甲盤相緩救資敵善曰魏志曰司

水水草也 馬丈王征諸屬



誨六軍案甲而訣自困屠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
曰今寇客以容蔽 銑曰換下也盤桓不進貌實助也 遂

令孤城窮守力屈凶五臣本 威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胡
孫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

按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 向

曰孤城謂 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

延頸自貽虧衄善曰劉縯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

鄧晏兵往後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

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銳氣緣邊景宗不能處遂決

三關諸戎有司奉罰罪景宗聞之取去州伏閔泥首待罪帝

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 管子曰民無死不可以固守

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 毛詩曰自

始侯成陳琳檄豫州曰傷矣折衄折挫也 翰曰貽取衄

辱 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寔景

宗即主五臣本無景宗即主一句 善曰左氏傳曰齊人

侵魯疆場史來也公曰疆場之事真守其一又范

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

行間遘茲多幸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

鏡曰言親自行陣之間也遘比傳羊古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善

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

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失獵追殺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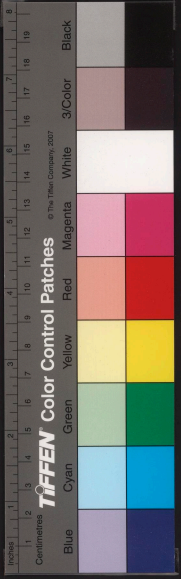
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景

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 向曰言景

宗指蹤非擬獲何獲 賞茂通侯榮高同列將善曰漢書

歌勤勞不同諸將 陵曰武父子位列將裔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過於

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翰



日茂 負檐釘裁弛 式鐘鼎遠列 善曰左傳曰齊侯使

列鼎而食齊雅曰列陳也 濟曰負檐賊役也 范梈通也 弛

廢也 擊鐘鼎食 貴事也 遽疾也 和戎莫效 二八已陳 善曰左傳曰鄭

二八晉侯以榮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良

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

亦當此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

已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背曰致至也 淮南

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 喻巴蜀曰肝膽塗

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離也 銑曰踵元也 造化喻君也 言

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 委國者戰以膏血塗潤野草豈宜有

辭 且道恭云遊城守水自是宗之存一朝棄甲 善

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洧運城者 驅曰

驅曰擊其目輪其腹棄甲而復 向日棄甲退敵也 生

曹死恭侯方 五 若 是 性 比 人 斯 有 靦 面 目

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毛義曰靦媿也 鄭玄曰汝姤然有靦目也 翰曰人斯謂景

宗也 靦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

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

也 濟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兵

事從令者克捷違教 者負敗也 良注同 故能出必以律鎚銖無爽 善

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鎚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伏惟聖

也 銑曰易云師出以律鎚銖輕重也 爽差也

武英挺略不世出 善曰漢書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

謀也不出出言非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

世人所能出也 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取制於廟笑孫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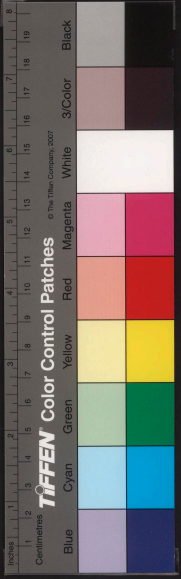
實弘廟笑 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元西

夫未戰而廟笑勝得笑多 翰曰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出征者必於廟笑吉凶而後行

五

劉



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 濟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 自

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

狄之為患 良曰逆胡

後魏也諸夏中國也

聖朝乃願將一車書

善曰汧馬督諫曰聖

乃願謂春願天下也 一車書謂欲平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

懲彼司氓致辱非所

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也

向曰懲傷也司氓司州之人也

早朝承歎載懷矜惻致效虧喪何

所逃罪

翰曰載則矜憐惻惜也

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獄書 良曰肅敬憲法也

臣謹以劾 胡代及劾發其罪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

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

牌

將帥絳

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

錢曰僚官

也偏裨皆少將也結沾也咎罪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

臣謹奉白簡以聞

向

臣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助

稽首以聞

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末

奏彈劉整

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臣父廣越三州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嬖不冠

不入汜 凡毓

字孤家無常子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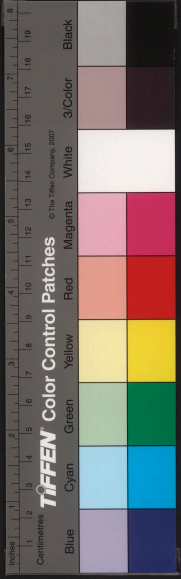
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凡毓字稚春齊比人也敦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毋衣無常主也五臣作充士 良注

同是以義

五臣本義上無是以字

士節夫聞之有立

善曰左氏傳臧哀伯



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貝夫
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心
統曰有立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善曰公羊傳曰魯人
謂立志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
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

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

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善本作
常字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五臣本作百
後當伯字同並已

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畱奴自使善本有
伯字同又

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

度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

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善本
本

無隔箔字攘拳大罵突進房五臣本
作屋中屏風上取車

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攔夾杖籠

牽范問失物五臣本
無物字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五臣本
無及字

毋并奴婢等六人來共善本無
共字至范屋中高聲大

罵婢采音舉手杳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

善本有
亡字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

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
賦字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
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

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

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五臣
整字先是衆奴善本有
整字兄

弟未善本無未字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五臣作百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善本無行字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汜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

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整婢采音劉整五臣本無整字兄寅五臣本無寅字第二息師

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

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

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

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字失車攔子

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

仍打遂范喚善本無喚字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

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字采音及奴

教子楚玉法忠善本作志字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善本





入選四

子毋 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

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攔夾杖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苟奴字

列稱善本無稱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攔夾杖龍

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

糴米遇善本作遇字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攔龍牽

苟奴登時五臣本無暗字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

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

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

狀粗與范誑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善本作嫌字被

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誑法令

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

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

所連逮結五臣本作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

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昭男剛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今與碑相應也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閭閻善曰問閭者徒弟屋原名

教所絕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問閭歷諸侯弟屋原曰聞尊尊顯說得志世說曰下世十胡男及國

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

乃爾 向曰問閭里巷也閭昔小人也名教謂士君子也絕

也直以前代外戚任因統袴善曰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翁為舉在綺襦

純誇之間非其好也 翰曰前代外戚謂是齊惡積豐稔朝后妃之觀也綺襦統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



親舊側目

善曰左氏傳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給之日也杜預曰稔惡也惡積與衆同誅漢書音義曰

列侯宗室見邸都側目也濟曰罪也稔熟也側目言惡之甚也

辭善曰誦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教裳包咸論

故云理絕肆陳也醜辭謂罵言終夕不寐而謬加大

杖善曰謂打逐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

視而竟夕不眠若是有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

曰汝不聞子音督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極則待過大

狀則逃走故督叟不仁不父之罪而舜不父然蒸之孝 銑

曰言察利其子則竟夕不寐惡其姪則長加大杖餘文同

薛包善本作分財取其老弱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

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第

可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

共事又若不能使也用廬取其羞類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

總也常備取行改者曰我秦所服食身何日注同高鳳自穢爭訟

寡嫗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有

為史又許畫寡嫗詐訟遂不仕 敕注同未見之血膏之深心唯傲文通之

偽迹善曰領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象素表彦伯名臣頌

昔人睦親衣無常主善曰領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象素表彦伯名臣頌

敦睦九族肯土糶其家兒無常母衣行王隱晉書凡毓字稚春濟北人

無常王長曰衣無常主則足毓也整之撫姪食有故人善曰謂賈來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

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軼賀乃告人曰公孫弘

內厨五鼎外膳一看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驕焉弘

數曰寧逢惡宿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鐘庚而澹

昌惟交質徵二反善曰謂取車惟也漢書曰高祖每賈

十則鐘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庚

詩曰斬車帷裳毛長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



方言曰江淮謂禮為重察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翰曰漢高帝買酒家抗券乘債六餅四斗為鐘十六斗為庚言姬雖有鐘庚之多亦宜折券不訟而較為六斗米而取姬事性為質言整之罪深禮惟裳也人

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昂言曰引之於教義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向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善本

作所除官輒勒外收五臣本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連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五臣本制

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善本無龍逢請付獄

測實其五臣本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科舉及

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

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

漢書曰偶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庸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後

述致仕良曰不疑畏其盛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仇

浪合之義升降窳烏八切善隆誠非一揆善曰禮記

符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仇讎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吳都賦曰歲隆異等孟子曰後聖後聖其揆一也 銑曰 固

二族夫妻二姓也 仇合相敵而合也 宥下降高揆度也

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 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 昌亮反 善曰左氏傳曰涇

五人懷嘉與焉焉奉匪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甲

我孫緝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翰曰懷嘉

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甲 自宋氏失御禮教周

衰 善曰恭肅賦 衣冠之族日失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

衣冠子孫素子正善曰古者命士 上皆有冠冕故 姻婭

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曰失其序 姻婭

亞淪雜罔計斯斯庶 善曰毛詩曰瑤瑤姻婭則無應往

斯養孝如浮曰斯賦也 濟曰兩婿相謂曰姪漢書曰有

淪混也罔無也斯庶皆賤人 賤鬻祖曾以為買 古

道 善同前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 良曰以祖 明目腆

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利有如商賈之道 明目腆

士顏曾無愧畏 善曰丁德禮厲志賦曰荷神之我昭

也毛詩曰不愧于人 不懼于天 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

天 銑曰明目張目腆厚也 懷 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達世業之

懷 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達世業之

安之不藥卻之家前微未遠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藥卻

可改也 藥卻之家前微未遠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藥卻

舊臣之族也 翰曰藥卻皆晉大夫 既壯而室竊其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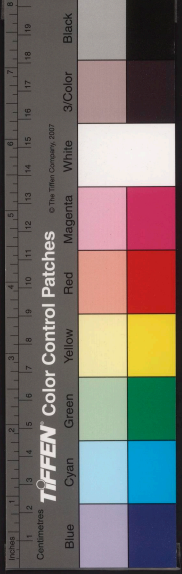
其家以此當時公卿之族敬美也 非阜隸 善曰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

臣隸 濟曰禮三十壯有室室妻也阜隸賤者 結褵離以

也言嫁妻之家貴賤雜偶以相竊其貲也 行篋篇 誠咸失其所 善曰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宜毛

結僑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 宮也 良曰女將嫁毋為締其褵褵帶也婦人適於人而執

箕帚也今則非其匹 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 偶是以失所



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 銜曰宸歷

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

天下也弘下革改憲法也善曰左氏傳曰百星享于大辰申須曰華所以除舊布新也

尚書曰商俗靡靡靡利口推賢錄風永殄公其念哉向曰殄

也陛下所以負屨也 魏公言思清敝俗者也 善曰禮

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依屏風屨

與依同詩曰典言出宿尚言曰弊俗奢靡禹世同流翰曰

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臣實儒 品謬掌天

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曰 甄曰今權臣口含天憲 雖

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善

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舉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

餘人受命之節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

問欲徑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

右咸各斂手也德瑗詩曰城後不可掘社鼠不可薰晏子春

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

猶社鼠不熏也夫此乃治矣北碑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尔

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 良曰權

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燬蠹敗也讞道也

言也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驅權勢用事者而風聞

王源事同張綱族有承藉一失網紀亦敗天者也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

遠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聲源雖人品庸陋胃

也鏡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

實參華前曰曹代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善曰禮道實

雅字茂德東海鄒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

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翰同善注

少卿內侍帷幄濟曰少卿為侍中常侍帷

儲闈亦居清顯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

遂居清顯良曰齊為東源類叨諸府戎禁預班通



徹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諱武帝諱曰通侯也而

託姻結

五世本 唯利是求 善曰左氏傳晉侯使呂相

利是

視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源

人身在遠

而在遠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

問嗣之列

稱吳郡濟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胤胄

善曰魏志曰滿寵字伯寧京湖二年為太尉

荀綽冀州記曰

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 善曰

董仲舒對策曰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闕 善曰漢書宋博曰王卿受公卿閹諂

府音義曰明其義曰

閑積功曰閑也 見璋之任王國

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

善曰吳均齊春 伏曰王慈字伯

寶早有令譽稍歷侍 中吳郡太守

綠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五臣本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

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 禮周禮曰殺主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

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

西朝胤嗣殄沒

武秋之後無聞東晉 善曰晉初郡 峽陽故曰西

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檣榮緒晉書陳駱有舉西朝于寶公

羊儻曰紀子伯者何無聞馬爾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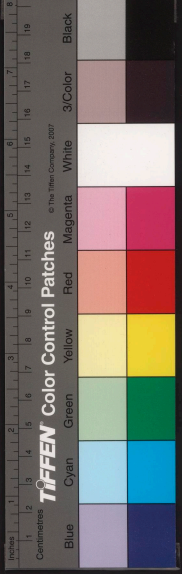
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誦晉初郡洛陽也胤嗣子孫也 殄死也

聞子孫在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

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善曰漢書音義曰 疑親姻也大傳曰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楊仲武詩曰潘陽之睦有自來

矣苗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愛爵祿者有異於此濟曰駭



驚也言王痛與此異也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

充牀第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

賦鴉之責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實也良

日媵從婦者也禮云女嫁毋施衿結帽帶也牀第帳之間

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 鄙情贅

行造次以之糾慝 得繩違允茲簡裁 善曰獨志諸

日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依無

功自裕不長其在道曰餘食發行王弼曰更為虎贄也言其

實惡信當此簡之所取裁也尚書曰繩保言糾察格其非心

也簡裁即略狀 源即罪 善曰漢書王弼曰無忌却

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 善曰漢書王弼曰無忌却

抱布 善曰列子曰天下服約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相

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 且非我族類

來即我族言願以行縲之禮同抱布之事 傳曰公欲

往哲格言美不猶善善本作雜聞之前典 善曰左氏

求成于楚而激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沂馬督諫曰聞之前典 濟

曰哲智也性智即文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類回曰聞 豈有

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 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

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也

良曰周禮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曹嗣也管管庫錢人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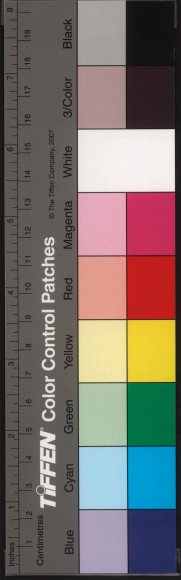
妻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 又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 左傳曰卓巨與又曰僕臣臺 說曰子姜姓也

言源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女 高門降衡雖自己作

祖父之業也 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得同之

參謂入仕也 高門降衡雖自己作



茂祖辱親於事為甚

善曰陸雲公兄書曰高門降衛修
庭樹蓬說文曰茂輕易也茂與履

古字同 向日窮橫木為門凡族之家也言以已高
門自序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茂無也 此風

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座家將被比屋

善曰尚書大
傳曰周民可

比屋而封 翰曰躬除源本塵汚也
聖明之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也宜真以明科黜之

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構之黨革心

於來日

善曰賈子曰宋昭公華心易行 齊曰伍等也
臣

等叅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

禁止視事如故

善曰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
良曰言禁止視事使如平日無官之時也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

恐云云

答臨淄侯

楊德祖

善曰大尉龐子餘同疏注
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孝廉除郎

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
皆稱意自矜大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

侯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答後曹公以脩
前後漏泄言者交聞詔侯乃收殺之曹植時

為侯
溜侯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

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曰豈由言豈不由也隆重也 向 損辱

嘉命蔚矣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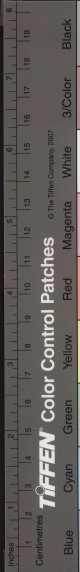
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曰蔚盛也其命植書也厚汚也 翰 誦

讀及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善曰設文曰誦誦也
此濟曰誦猶誦也詩有大

雅小雅商 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

頌魯頌



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善曰仲宣拔劉表寓流徙

壤故云葉季衣孔璋寄身表氏故云冀域僻長淹留高容故云昔也公幹論甄許京故云豫德時時居汝穎汝穎太祖舊心

故云魏也良曰仲宣王家字也寓於汝穎故云葉衣陳琳屬於表氏故云冀域徐幹曰於高密故云昔劉植許京

故云顯於豫應察時居汝穎此豈植書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

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遂高視哉善曰尚書曰愷之風聲矣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表聖鏡曰周章馳逐也遠暇伏惟君侯少

長身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善曰毛詩曰凱風名且問公名資用也聖善昭植父武帝也遠近觀者徒

謂能宜昭懿德光替入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

傳記留思文章善曰毛詩曰宜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彜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贊佐也大業父業也今乃合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善曰漢書相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

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

至於此乎善曰老子曰天法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濟曰竦耳傾聽又嘗

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

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

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是以

對鵷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

歸憎其貌者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獻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鏡曰植曾



作鴉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伏想執
造成終日不敢默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惡

事不知其然很受顧錫教使刊定善曰鄭玄禮記注
曰刊削也何曰

植書云從謹復招知定吾文耶是使脩刊定也春秋之成
脩以無能頓受眷顧賜命矣很頓錫賜也

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
然而字弟子拊口

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善曰
史記

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河與丘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于夏之徒不至此贊一辭在于新論曰秦相呂
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
篇章成皆本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不衆士而莫能有變易
者乃其事約雖禮具而言微也翰曰此皆聖賢用心高
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大之貌餘同善注

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善曰兩
都賦序

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濟曰植書云今
生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網與更經也脩言人植之賦頌乃

與古詩相類雖不經孔子訓定與詩之風雅無異脩家子雲老不曉事疆著

一書悔其少失作善曰植書不揚雄猶云壯夫不為雄
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若

比仲山周且之疇為皆有誓耶善曰毛詩序曰七
月周公遭變陳王

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古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
德祖何以言之鏡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鸛鳴詩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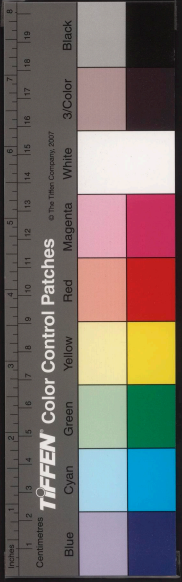
雄言則此二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人豈有過也

竊以為未之思也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勿憚
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向日鄙

夫不為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矣流千載之英

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

與文章相妨害哉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
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



不幽散聲悲權節曲美常均

善曰樂汁圖散曰聖入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入又施經也

鏡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節籥也均曲也及與黃門

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

沈浮尋變入節

善曰漢書曰鄭聲允集黃門集樂之折為理樂相譏雜論曰漢之三土內置黃門工倡也

向曰黃門樂官各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自初呈

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

竭意賈既已不能

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也翰曰傲欺尚勝獨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

窮優游變

善本作轉字化餘弄未盡

長曰化變弄暨其詠北狄之毆征奏

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善曰暨及也詠北狄之毆征奏

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

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

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

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

善曰說文曰任衣衿也

自左驥

善曰魏志曰史納

善曰魏志曰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聞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

操未有知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

翰曰詭

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

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

濟曰兼愛多所

愛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權冀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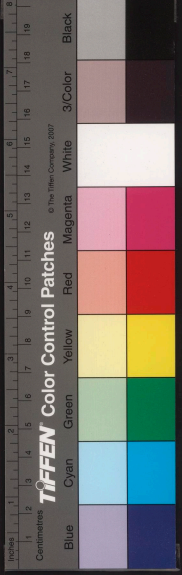
也

也

也

也

也



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

樂蓋亦無量善曰左傳曰得厚寓曰馬詩曰吉甫宴喜

之與及也斯善曰御進也事謂西征也說竟也光塵美言

答東阿王牋

陳孔璋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

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客事紹死魏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善善本

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善

漢書姜蓋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植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秦乘青萍進脫下徐讓却腹伴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凡有事青萍曰少而與于友于今日為大幸而我言之失扣城之道千戰五君而

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知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

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高拂鐘無聲應機立斷善

說苑西門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援而出之問曰子何

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諸侯乎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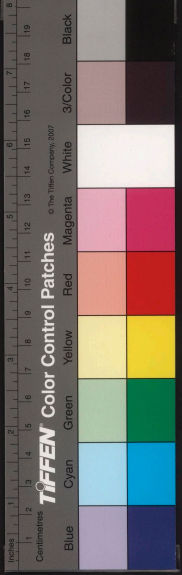
曰獨不聞于將莫邪拂鐘不鐘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

如兩錢之錘今子持鐵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于之蒙蒙然無異於未現向也又淳于

貴於立斷良曰錘聲也夫所以貴於于將莫邪者此乃

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善曰言天性自然受

書得曰稟受也登曰類曰鑽之確堅仰之瀾立言義既



明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况

於駑馬可得齊足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駑馬古之駑

雷馳星流矢驚則莫若蒼野騰駑駘辭曰馳驟優蹇而齊是

翰曰飛兔湔呈神駿也馬又以上為是騰驥良馬名可得乎

不可

大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

人出鄙益著善曰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

日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其

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球自比載懼載笑欲罷不

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

我以文約我以禮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至於斯記

憤而蔽諸吟頌謂語公賦謂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韞

珠頌者美之深也

珠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善曰魏朝曰魏都大疾故太子與箕書負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

此牋也 鏡回善注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隆五臣本作降字形於文墨向日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一二諸友垂落

略盡此追亡慮存者也形見也日月冉冉歲不與我善曰楚辭曰冉冉

貨日歲不我與 翰曰冉冉疾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昔侍左右側坐衆賢出

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

壽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

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其樂飲太尉史記

日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 良曰謂在太

所時也則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



自謂可終始相保五臣本作報字並聘材力效節明主

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

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五臣本作試如來命惜其不遂

可為痛切魏曰陳琳徐幹劉植應瑒也來命謂來書之言不遂謂其死不遂其才志凡此數

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

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善曰西京賦序曰雍容愉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又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奏羽檄重積而併至向曰雍容善和貌度度曰有度往謂冠至也輻至之言衆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往

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

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翰曰

孝武漢帝也阮瑀陳琳也儔類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善曰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務遺助竟坐弃市壽王

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齊同善注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

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善曰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

者難誣魏曰謂後俊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伏惟所

天善本無伏誰所天子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善本作

善曰容宿戲曰直委委平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項字曰場圃講藝之虞也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

一十三

血箴為場園云而優
游休息於其間也

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一筆

鬻龍之文奮矣

善曰周見朝理盡性孔安國同書傳曰
微妙也鬻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

答眉戲曰摘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博武仲下筆不休
向曰抗高也摘亦發也藻文也鬻龍有五色文章也奮振也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

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
王年齒之齊矣東觀漢記曰

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
師功德百之也向曰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
三十時在軍中故質以此眾議所作可

所以同聲也 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
向曰同聲言俱謂然也 然年歲若墜

今質已 五臣本
無字 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

不復若平生 善本作
日字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

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
孔安國尚書傳曰物正

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
聽矣 翰曰墜失劫正蹈履 游宴之歡難可再遇

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

之會 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 濟曰易云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已由天子幸得同此

際會 時邁齒載 徒
結 猶欲觸骨奮身展其割裂之

用也 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
耆老杜預曰七十曰耆也 良曰廣在齒年載大也

觸骨奮身割裂謂冒鋒刃
甘死而効其用以報德焉 不勝悽悽 音美 善曰尚書曰
悽悽

以來自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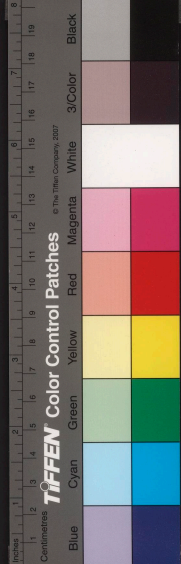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
之官過對辭太子到縣與

太子牋
向同善注

吳季重

太子牋

向同善注



臣質言臣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

燈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輝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翰曰謂辭太子時曜靈日、雖虞卿適越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

月匿藏也、

觴旬日無以過也善曰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

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齊曰千金言多也浮沈也觴酒一

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沈謂醉寤也頓頓弊也良曰沈即以前五日到官初

至承前未知深淺善曰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

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善曰左氏傳宣婦人

曰先王疆理天下土之宜漢書有常山即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向曰岡山脊也平代二郡

北鄰恒人乃高帝之所忌也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逐過趙

相貫高等罪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痛心動問縣名

向曰恒人上曰恒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翰曰鄰近恒人

縣名餘重以氐祗水漸漬疆字喟然歎息思淮陰

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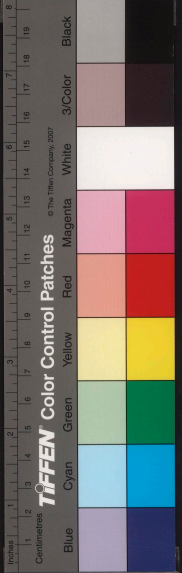
入黃河恐音陸漢書成安君陳餘皆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

擊拔趙并陘斬陳餘氐水上游譎謂拔趙韓之軍憾失采謂

不用李左車之言也濟曰漸漬浸也疆界空居也漢使韓

信擊趙信使韓之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

引兵東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軍山而望趙





廉藺之風

善同良注

良曰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楚其風即鄂楚所都也

東接鉅

鹿存

五臣本

本士齊之流

善曰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祿敢為我言

趙將李奇之賢嚴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

良同善注曰鉅鹿縣名也

服習禮教

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善曰西都賦曰駉人

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其將解信議欲以下趙顏假臣奇兵二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戰下成安君不聽也

質闇弱無以莅之

善曰毛長詩傳曰莅臨也

若乃逸

德種恩樹之風

使農夫逸豫於疆畔

女工吟

詠於機杼固非賢之能也

善曰尚書曰雝雝萬種德又曰樹之風聲詩曰爾公爾侯迩彈無期漢書酈食其曰罷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性情

濟曰邁行豫樂也

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

之桀

善本作傑字

善曰爾雅曰科條也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賦事行刑資於

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

善曰國語樊穆裨曰傳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

訓而次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懷懷危懼

賦布也厥稱擅作威福於人者懷懷敬懼幾慕近也

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

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大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

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賦承明之慮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石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

銳注同日皆克復舊任軌迹也今不然者賢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

異也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善曰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采邑書曰值敞逐守劇郡取
於墨質屢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
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
恨夫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 自同善注 彼豈

虛談夸論詎躍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
作顯 左右之勤也 翰曰彼謂張敞陳咸重輕也輕 古

今一揆先後不買 莫 馬知來者之不如今 善曰爾
見也論語曰後生可畏馬知來者之不如今 善曰揆 聊
致也馬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顯張敞陳咸相類也

以當覲不敢多云 見也 質死罪死罪

為鄭沖勸晉王賤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伊榮陽人也位至太傅 又曰魏諸葛晉人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誰位報國儲儲凡 錫大租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請府勸進防

籍為其辭 良同善注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鏡曰嘉命 即魏册命 竊聞明公

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

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 嘗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

孫曰叔出李處有自 來矣 向曰自從也 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曲 臣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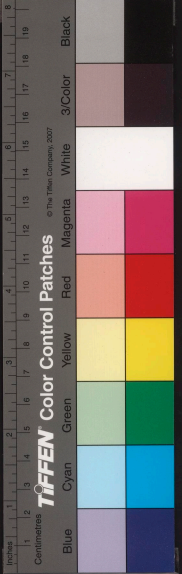
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 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

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翰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 周

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太公有龜

蒙 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 蒙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 幹曰武王既成

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 曲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名光宅居也 呂尚磻石



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管丘善曰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磯之水

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大師武王東伐師尚父

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管丘魏

書荀悅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誓把

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幹曰呂尚釣於磻

磯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伐殷用其計自是以來

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垂言而滅殷故云指麾自是以來

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善曰東觀漢記曲是節上書

然賢吾之士猶以為美談善曰公羊傳曰魯

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善曰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

策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冀輔魏

濟曰先相謂宣帝為魏丞相也世有言不絕也

室以緩天下朝無闕政人善本作無謗言善曰

前者明公善曰

凶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墜風震服羗戎

東馳迴首內向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

東馳迴首內向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

宇內康寧奇慝

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墜

風馳命靈難曰震懼也長楊賦曰摩挲西征荒發東馳封禪

文曰昆崙閼罕迴首內向內劇泰美新曰迴首內向響唱如也

鏡曰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靈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

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善曰王隱晉書

反上親臨西國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誑首魏志曰誑闕

城自守道小子說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誑及誑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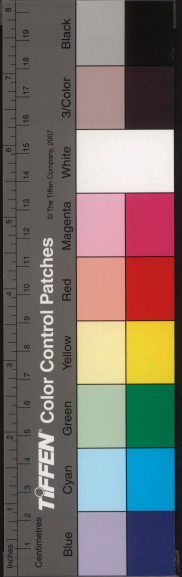
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

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措

悞也郭璞曰即誑字也漢書有誑及將則唐咨等輕銳効利

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

界攝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



不作

善曰過秦論曰范粟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而應不安作起也背惡繁惡之政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五臣本 開國光宅

顯茲大原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永安 良曰謂對為晉大君

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善曰易曰受茲介福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

元功盛勳軍志云允當即歸 銑曰自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事也

光光如彼國土嘉祥魏魏如此向曰元大也光光明

內外協同靡侮類國上嘉祥如此謂 靡違韓曰協合靡

服濟江掃晉原之地魏魏高貌 無相違也

內斯征伐與可朝五臣本 服濟江掃

除吳會善曰國語曰各教 咸定三華善曰漢書曰江水祀

西塞江源聖祀岷山善曰漢書曰江水祀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善曰長揚賦曰

遠無不服邇無相夷靡節西征羌燧東馳今以靡為弭

大魏之德光誤也 轅曰弭按也麾天下謂平一也

千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栢文良曰唐虞堯舜也栢文

然後臨滄洲而謝文伯登箕山以揖許齊栢公晉文公比日輔翼

正豈不盛乎善曰莊子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

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

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上下也齊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

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上下也



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揖讓皆讓也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

小讓也哉善曰仲長子言曰人王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何日鄰

也此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辭曰不逼謙辭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眺曰還都還新安王中軍記室辭于隆世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

願朝宗而每場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善曰

傅曰潢汗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固王命論曰鴛鴦之乘下騁千里之涂塗玉跪楚辭注曰蹇跛也王言曰希

驥之馬亦騷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沃若沃若謂柔也良曰潢汗雨水也沃若良馬行貌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行必見渴涸疲殆無由致也自爾策都才彊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遂也

何則皇壤控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善

字鳥公反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皇壤

控落而更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維門哭見於孟嘗孟嘗君為之嗚吧流涕歎與嗚同鏡曰皇壤控落謂秋也岐路東西謂別也惆悵嗚咽若悲傷也皇壤川原岐路行道也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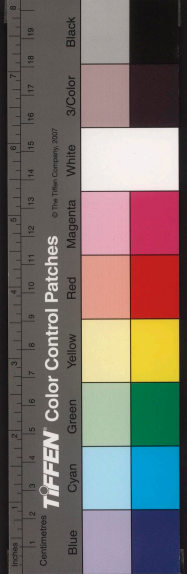
五臣本乃服義徒擁歸志苦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

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語詩曰朝覲莫從向曰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從也

邈若墜雨翮似秋蒂音帝善曰潘岳揚氏七哀詩曰

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日月命如秋葉

帶韓曰墜雨離於雲秋帶去於樹喻已別王也邈若



也 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

良曰川澤納污山藪藏決言遇休明之代

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

揚小善

善曰尚書泰誓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榮也蔡邕玄表賦曰庶小善

益

故捨未盡

亂三江西浮

善曰齊書曰齊武帝從子隆也蕭子顯

將會稽太守及遷

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會稽越境

戎旃

戎旃戎容談語

載脂

善曰齊書曰齊武帝從子隆也蕭子顯

未測涯淡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撫臆論報早誓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寢浪冥未運波臣自蕩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肌骨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不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瀚海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方春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先謝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謝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謝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謝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謝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謝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謝

善曰謝靈運詩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3/Color

Black

White

Magenta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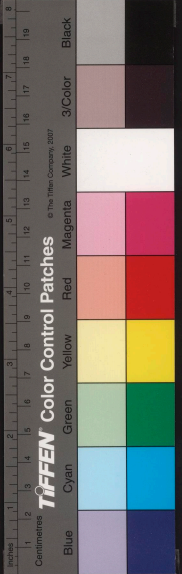
Yellow

Green

Cyan

Blue

Centimetres



也謝去也
清切藩房寂寥種畢
善曰藩房王府傳畢
眺舍也刈積體徐幹

傷也寂寥無人也
輕舟反溯素甲影獨留
善曰言舟
反面已留

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曰影影相甲五
情離秘也
良曰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馳於王左右

矣而形影相
甲則留從矣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

滋深
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諱曰白雲在天山交會
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

夏首而西子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
無忌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入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

而善夫固旬月見所管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也見似人者
而善夫不亦去人滋久者思入滋深乎
銚同善注曰言已

唯待青江可明去候歸艎於春
善曰王簡白雲在天
既隨王顧龍門不見

者
善曰其美王入朝而已似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於離
舟名
錄曰言已不可得止唯倚王還京都也青江亦春

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善曰史記曰
諸侯朝天子

於天子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
子拙於用大則夫子拙逢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子曰夫春

也蓬心非特蓬跳自謙也樹桃李林取其實也眺願因符效
已同於此而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
善曰言王如
良曰言王

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
哀言不忘於簪也楚昭生王其躡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

右曰河海曰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乘
者晉文公至河令厲廢胡之各犯哭曰席薄所臥也而君棄

之臣不勝哀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

告辭悲來橫集

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
元獨臨墳浩望東觀漢記張湛謂宋

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啼又曰涕
橫集而旅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深泣之橫集
鏡曰橫

也
不任犬馬之誠
善曰史記丞相青翟
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

善曰劉瓛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助為記室用舊也何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助為司馬下記室賡到謝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

肅膺

五臣本作應

典冊

善曰劉勰甘泉賦曰降吉日之令辰翰曰今善辰時肅敬膺當也典冊謂

受大德顯功高光副四海

善曰東觀漢記明帝謂曰

功高天下濟曰副被也含生之倫庇身有地

文教君子將二十年

善曰魏文帝今日況君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 銑曰君子

謂高祖與昉有善

咳

善曰唾為恩眈眈成飾

善曰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

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眈眈以適意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傳其友謂狼曠曰去死曠昔

曰吾木獲死所翰曰言懷恩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昔

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

五臣本作契

之旨

形乎善謹

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作其字不渝善曰梁史曰如高祖遇

謂昉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王

事當以卿為駢兵高祖善駢射也是故引昉符音也莊

子左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斷養卒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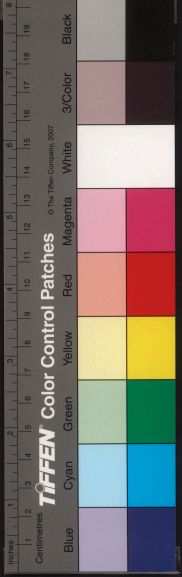
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

不淪毛長曰淪變也濟曰嘉宴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末也提聖謂許以為記室也旨雖情謬元覺而迹淪驕

餌

善曰知梁武之心貴為謬元覺也猶任齊邦是淪驕餌也

善曰知梁武之心貴為謬元覺也猶任齊邦是淪驕餌也



曰不結聖人之網不巢驕君之餌也良曰言誤謬不能湯先覺高祖之必賞而在齊是淪沒於鑿石之餌餌食也

沐具而非弔大夏構而相賀五臣本作歡字善曰昏侯防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德相歡也餘注

風相弔大夏成而奮崔相賀憂樂別也鏡曰此高祖殺東

同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

之初誰傳道也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高二儀天地也勳功也遂古往古也將使伊周奉

轡相文扶轂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桓晉相文謂齊相晉文翼冀周室也使

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天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

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濟曰謂高祖如神勳之功無能紀述造化萬物何以稱之作道也府

朝初建俊賢翹首善曰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

也維此魚目唐突璠璣善曰魚目似珠璠璣入珠璣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璣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群曰頗有璠璣唐突人參也鏡曰魚目似珠自喻也璠璣

添千載一逢再造難答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况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

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向曰涯分處是塵汚黍稷也翰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已罪又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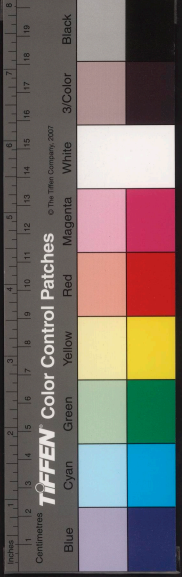
官是再成於已其恩難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善曰左氏

以答也造越也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不勝荷戴

屏營之至善本作情字善曰國語申謹詣廳奉白

賤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賤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餘同善注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始蕭氏本蘭陵郡縣甲都里人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柔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駭並行助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

蘊策晉秦舟誠 善曰方言曰蘊蒙也謂專也舟誠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也舟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

虛受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向曰 摺紳顯顯 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受之 摺紳顯顯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摺紳先生之略也 摺紳顯顯 善曰李奇曰摺紳於紳紳大帶 摺紳顯顯 善曰李奇曰摺紳於紳紳大帶 摺紳顯顯 善曰李奇曰摺紳於紳紳大帶

深所未達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摺紳先生之略也 摺紳顯顯 善曰李奇曰摺紳於紳紳大帶 摺紳顯顯 善曰李奇曰摺紳於紳紳大帶

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入臣妾於諸侯有能

小節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夫石戶之農夫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負妻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悞 良曰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餘注同 是以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王璜而太公不以

為讓 善曰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小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周禮曰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曰鈞於崖王下拜曰玨璜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

軌先德在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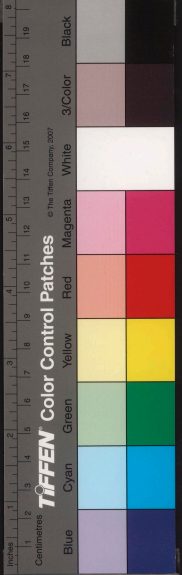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宋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馬翰曰言况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為齊侍中兄懿監師

州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善曰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濟曰綸理也

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歎微善曰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濟曰綸理也加以朱方之

役荆河是依善曰劉瓛梁興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壽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及破

城惠崇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

豫州良曰今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

實依高祖之功也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善曰尚書曰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兵入日振旅言整衆也左氏傳呂相曰我自有大造雖吳秦隔于西魏曰師入日振旅造成也上堂言齊室也

救宋重抵竹見存楚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舍重斂性危

公輸般輸彤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改宋重斂性危

輸般者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斂索賦也淮南子曰申

包胥累卵重賦七日七夜至于秦王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

秦秦王乃發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五臣與善本同

以善木作今觀古曾何足云翰曰以懿觀之墨程而惑申包不足云也

甚矣鍾功疑不賞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之鍾沈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還掩其耳亞聞其過亦由

此也漢書晁錯謂韓信曰臣聞勇氣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善曰言東原侯欲掩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聞堅而鳩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原侯欲自掩過也善曰功疑惟重

功同天下者不賞喻懿有推重不賞之高功矣皇天后土

不勝其酷是以王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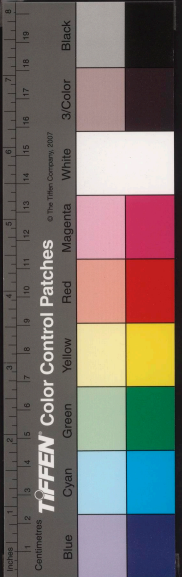
地告龍逢之怨善曰左氏傳昔大夫謂秦伯曰吾屢后

編政聞聖立尚書公懿於中書者飲鴆竟論語比考論曰殷感

姐已五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王馬喻賢臣奔去也

論語曰婦識曰庚子之旦全叛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

為宋均曰謂殺閔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故異也能同



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善曰劉瓛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
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向得寢伏哀
感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語時三國
名臣須曰戰哭止哀晉中書劉胤謂胤曰黃若充大順以
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何曰孫權兄策為守
貢客所殺策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則
卧枕席有涕左處言高祖于凡如此仁生三軍義士為之感
也 力也輟止 故能使海若登祗盤圖效祉善曰王逸曰
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見焉霸王之君與
登山之神見日走馬前走導也 亦雅曰登善也 善曰登善
云使相靈鼓舞多海若舞舞若海神也 齊桓公北伐見一
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出之神日俞兒霸王之君與則見祗

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善曰劉瓛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
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向得寢伏哀
感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語時三國
名臣須曰戰哭止哀晉中書劉胤謂胤曰黃若充大順以
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何曰孫權兄策為守
貢客所殺策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則
卧枕席有涕左處言高祖于凡如此仁生三軍義士為之感
也 力也輟止 故能使海若登祗盤圖效祉善曰王逸曰
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見焉霸王之君與
登山之神見日走馬前走導也 亦雅曰登善也 善曰登善
云使相靈鼓舞多海若舞舞若海神也 齊桓公北伐見一
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出之神日俞兒霸王之君與則見祗

神也 山海之神聲盡 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
 而效其福祉
 一匡靖亂善曰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景從之向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 左傳宰孔謂晉侯曰君
務靖亂無勤於行也 良曰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
伐葛伯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 言高祖征
代之事而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善曰左氏傳公之推曰
懇於此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韓詩外傳 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
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
可乎 統曰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 且明公本自諸
而得為天下父母濡足以救於人也

生取樂名教善曰鍾離意別傳 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
向曰言高祖起自諸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善曰王隱晉
本術以素論名教之間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善曰王隱晉
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翰曰雅俗謂正風俗 不

